

捉奸 审判 秘书长 背景 合同书记 干部打工记 权利交易 副主编 捉奸 生活痕迹 开发部的故事 副
审判 秘书长 背景 合同书记 干部打工记 权利交易 副主编 捉奸 生活痕迹 开发部的故
秘书长 背景 合同书记 干部打工记 权利交易 副主编 捉奸 生活痕迹 开发



◎何 申 等著

MI SHU ZHANG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何 申 等著

- 秘书长
- 背景
- 开发部的故事
- 审判
- 干部打工记
- 权利交易
- 副主编
- 捉奸
- 生活痕迹
- 心计

秘 书 长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书长/何申等著;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5404-3286-1

I. 秘… II. ①何… ②金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3725 号

秘书长

何 申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: 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北)印刷

*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.25

字数: 332,000 印数: 1—12,000

ISBN 7-5404-3286-1

I·2067 定价: 2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1	秘书长	何 申
49	背景	肖仁福
93	开发部的故事	王 石
132	审判	王梓夫
168	干部打工记	刘明恒
239	权力交易	王新军
292	副主编	阿 宁
331	捉奸	贾兴安
356	生活痕迹	邵 丽
387	心计	宋海年





秘 书 长

■何 申

—


秘书长这活简直不是人干的！

星期一上班，市政府秘书长卜天宁根本没缓过劲来。星期六星期天陪东北来的一个友好市市长看市容看旅游点，走了不少道不说，那位市长酒量极大，一顿喝一斤跟喝白开水似的。头天晚上那顿是告别酒，说起两市这些年的友谊，卜天宁也不好意思藏奸耍滑了，尽管胃里火烧火燎，也得舍命陪君子。半夜到家后，恨不得把所有治胃疼的药都挨个吃了，也没管事，一直折腾到天亮。气得爱人国丽萍直喊你别干这秘书长了，再干我都得跟着出毛病，你把胃喝漏，我失眠神经错乱……

这会儿卜天宁正忍着胃疼寻思手头不少事该先办哪件呢，秘书小孙脸色不对小跑过来，说一早省政府办公厅来电话找您来着。卜天宁反应极快，说是不是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报告。小孙点点头说十六个市就咱们一家没报，省长办公会九点开会，办公厅都急了。卜天宁一听胃疼立即加剧，紧皱眉头说这活儿上星期五给了秦主任啦，她怎么给忘啦。小孙说秦主任按说不会忘，我听说这两天她有点急事。卜天宁说那快找她呀。小孙说找了，她这会儿正在法院打离婚呢。卜天宁看看表都八点十分啦，他捂着胃说拉倒吧快把电文纸拿来，我写一张让机要发

秘 书 长





一张。小孙猴子似的就窜出去拿来纸，卜天宁就写，机要那边就发。这会儿电话还当当一个劲响，卜天宁也不理，低头猛写。这报规非常重要，既表明本市落实省里的指示落实得如何，还兴许能争取来一些保障安全生产的资金，如市消防大队缺一架高层云梯，市里没钱，跟省里说多少次了，省里说下次开会没准能给点你们。这个机会是万万丢不得的，丢了你都没法再跟人家开口。

写到多一半时，楼道里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挺吓人的，噤噤就朝这儿过来。卜天宁的办公室从来都不关门，这会儿机要还来回跑，更是大敞四开。小孙贼精，明知道准是谁来找秘书长，可想拦都来不及，转眼工夫人呼呼地就进来了，还不是一位。小孙说各位有事可找信访局，来人说信访局不行就找秘书长。卜天宁虽然这边写着，但耳朵也能听着那边，他本想扭头瞅瞅这是哪拨儿，是离休的要求报药费，还是残疾人要子女上学的助学金。这两拨儿信访局也不敢招架：离休的资历高，而且药费百分之百报，是文件规定的。市里也不是不给报，主要是没钱不能及时报，人家就找，找秘书长还算是客气，直接找市长找书记，也是找得着的；残疾人的事按说应该同情。厂子破产了，换健全人还能再想旁的法儿谋生，可搁在这些人身上就难了，而且，还要担负子女上学越来越多的费用。他们希望市里能下个文，起码本市的中小学能对他们有点优惠政策。卜天宁几天前曾经跟教育局局长梁大伟议论过，梁说没有这个先例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给这些残疾人生活补贴。卜天宁说生活补贴也补不到学费上。梁说那好办你多给呀，卜天宁说我拿啥多给，政府光电费就欠好几百万。气得他也不愿跟梁大伟再说了……

卜天宁扭脖子很费劲，这阵子他的颈椎病又犯了，晚上想翻个身，得拽自己头发先把脑袋转过来，脖子硬是带不动脑袋啦。小孙在办公室一头挡着，看了看低声说不是离休的但是些





老同志。卜天宁心里稍松一点，但还是赶紧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软中华，递给小孙说请大家抽着，我这还有两页就写完了。小孙就转身把烟拿过去，说秘书长有个急事各位请等会儿。按说那边就该消停一小会儿，可没有，呛咕呛咕声越来越大。卜天宁不管那些，他有在乱糟糟情况下写东西的能耐，只要不是谁点名道姓跟他干架，他就能写。但突然那边就有个精声大气的女声说：“软中华，硬玉溪，这样的干部最牛x……”

旁人忽啦一下就笑了，还有人笑着笑着就干咳起来，然后还倒气，好像要憋过去似的。卜天宁这一下没法写了，他想万一憋死一位，说是等我的憋死的，我那罪过就大了。他赶紧把笔一放，用手扒拉着腮帮，整个身子随着往侧面转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眼前站的这位不是旁人，竟是自己的岳父国宝材。这老爷子今年整七十，身板不错，除了气性大，看啥啥不顺眼，别的毛病没有。他退休前是制钉厂的厂长，就是那拨儿残疾人的厂子，机器制钉，特响，但耳聋的听不着；装盒是手工，盲人用手摸，比正常人用眼看还准，当年这厂还挺红火来着。国宝材在砸钉子的声里呆过二十来年，说话就得喊，把嗓子练得跟黑头花脸差不多了。所以，一退休就让老干部戏迷小组给要去了，专练包公，练得在家里家外总绷着个脸，像要开刀铡谁似的。卜天宁因工作忙偶尔去他那儿一趟，出来脖子就冒凉气，心说我这颈椎纯粹是让这老爷子给吓坏的。

卜天宁不由自主地问：“是，是您呀，您怎么来啦……”

国宝材个头不高，脸一仰说：“是我，退休干部国宝材，国家的国，宝贵的宝，栋梁之材的材……”

“也是棺材的材。”

身后又是刚才那个说烟的人说话。卜天宁暗想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，他仔细一瞅，更了不得啦，原来那女的是自己在被服厂当机修工时的厂长顾彩鲜，人称母大虫顾大嫂。别看她是





女流，但工作能力特强，当年给“第三世界”加工立裆短的裤子时，她连着四百天没离开厂子，一边忙一边还说外国人咋爱穿这小裤裆，还不得把卵子磨破了，哪如咱大裤裆透风凉快。她特爱抽烟，可被服厂严禁烟火，她就每天早上坐厂门口马路牙子边猛抽半小时，全厂职工谁早到谁迟到，她比考勤员记得还清。卜天宁就是经她发现，从维修工提到办公室写材料，而后才有调二轻局调区里调市里，最终“出息”到这个在旁人看来很羡慕的今天……

卜天宁赶紧站起来，请众人坐下。他心想这拨儿建国后的“老干部”更不好对付，毕竟这里有自己的老岳父和老领导，到任何时候，咱都是晚辈和部下，说话必须更加小心。正好，这工夫办公室副主任秦小芳眼泡肿得熟大劲桃似的嗒嗒跑进来，进来就从挎包里忽啦掏出一些写满字的纸，说：“早写好啦，我星期五晚上就写好啦。”卜天宁挺不满意地说：“你两年前写好了，这会儿不发也没用呀！”秦小芳说：“那您快签字吧。”卜天宁拿过来在右上角就把自己名字写上了。秦小芳是办公室主任中文字最好的，尤其是向上面汇报的材料，写得既简单又说明问题，连卜天宁都佩服。但按规定发电文必须秘书长签字，卜天宁这会儿心思都在眼下这些人身上，有点弄不清他们是为何而来，所以尽管对秦小芳有气，还是愿意快点把报告报上去。但当他签了名字又写了日期，才注意到上面的内容不对劲，他往回扭扭身子，把纸往正了放放，仔细一看差点拍了桌子，那上面的一行字竟是“关于和苏一林离婚的申请”。他把纸往桌边一扒拉，气呼呼地低声说：“错啦错啦。”秦小芳说：“没错，我单搁着来着。”众人就都看他俩，卜天宁朝国宝材和顾彩鲜笑一下说：“嘿嘿，有点急事，请稍等片刻。”秦小芳揉着眼睛看了一下，顿时就急了，稀里哗啦把兜里东西都倒桌子上，有钱包小镜子，还有存折，还有一小包卫生巾，叭嗒掉卜天宁身上。卜天宁也顾不上脖子疼，猛地就站起来。





秦小芳急得哭道：“完啦，我把报告扔在法院啦！弄错啦！”
卜天宁说：“你扔那干啥！”秦小芳说：“他们不给离嘛！临走我甩给他们了，甩差啦！”

卜天宁看看表，再回去找是来不及了，他告诉秦小芳你快接着我写的往下写，我这也快写完了。秦小芳抓起电文就奔了出去。卜天宁拽张报纸把秦小芳的东西盖住，然后对国宝材说：“没法子，一天到晚就是杂事……对啦，抽烟呀，这有火……”

国宝材用手一挡说：“这不是家里，今天咱警察打儿子，公事公办吧。”

顾彩鲜说：“应该是警察打他爹吧。”

卜天宁说：“这年代谁也不能打。您们有事打个电话就行，何必亲自跑来，大老远的……”

国宝材说：“打电话能管事，那是离休的，我们资格不够，我们是退休的……”

顾彩鲜说：“没错，一离一退，人家享福咱受罪，今天我们来有七件事，一是工资问题，二是房子问题，三是医疗费问题，四是门球场地问题，五是旅游点门票问题，六是去北京看升旗的车辆问题，七是党支部改选问题。”

国宝材说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

顾彩说：“先说这七个、你那个先放放。”


国宝材问：“凭啥？”

众人说：“凭啥你也别说，七个不少啦，八个……第八个是‘铜像’，就跑阿尔巴尼亚去了，远点……”

卜天宁忙说：“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先说这七件也好，但最好简单一点，让我记得详细一点，回头好跟领导汇报。”

顾彩鲜就点名让来的一个个说。看来都有准备，国宝材先讲工资问题，他掏出小本子，说自己当年是参加开国大典的学






生，本来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就参加工作了，到单位领导说赶紧上车去北京加入学生方队，去了就站在金水桥下，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呼啦啦升起，真是从心里幸福呀。回来填表，领导说就填十月一日吧，好记，还和共和国一起成长，可谁想一下就成了建国后参加工作了……这还不说，后来我们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工作，我就到制钉厂一直干到退休，拿的是企业的退休金。当时想都是国家干部，拿哪儿的都一样。可这会儿不一样了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噌噌长工资，企业却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国宝材用手点着小本子说：“和我同一天参加工作的，这会儿在市政府退休，每月退休工资是1654.36元，还能报百分之九十药费，我是642.15元，不及人家零头，还没处报药费……”

“我更惨，我原先在市政府，后来去了铁矿。”

“我呢，退休前二年去的运输公司……”



来的人都是企业退休的，同病相怜，故一下就勾起共有的心病，你一句我一句嚷成一个蛋。要说这些人大小也都是负过责任的，不至于没一点涵养。但人一退了，岁数又大了些，性情就变了，据说他们在一起唱戏，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就闹气，跟小孩子似的。卜天宁知道这时不能不让说，否则那一肚子火会全转到你头上。但他们这一嚷，就把楼里其他屋的都惊动了，纷纷过来看这是咋啦，是不是“卜秘”又让上访的给“包饺子”啦。“卜秘”是办公室的人背后对卜天宁的简称，少数与他关系特随便的，像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郝明昌，当面也这么称呼。郝明昌是副秘书长兼局长，他大近视眼，别人在门口一看卜秘没事，就走了。郝明昌不行，他得进屋里到近处瞅，离人家脸一尺多远才能看清。不过，他因此练得耳朵特好，熟人或者是听过谁说话的，你一出声，他马上就能听出来是谁。他把脸朝顾彩鲜面前凑，顾彩鲜不认识他，退一步说：“你闻啥呢？”

卜天宁说：“他不是闻，是看。”





顾彩鲜说：“有这么看的吗，用鼻眼儿看？”

郝明昌说：“这位大姐早晨吃羊汤来的，说话都是膻味儿。”

国宝材说：“不错，这老婆子日子好，天天早上喝羊汤，就热芝麻烧饼，皇上他妈似的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就是，这么好的日子，还上这儿来闹什么，回头闹出脑血栓，羊汤都喝不痛快啦。”

顾彩鲜一下就急了说：“我说你是谁呀，这么咒我！我喝点羊汤就是皇上他妈啦，皇上他妈稀罕这破羊汤吗！我容易吗？这辈子容易吗？让小卜子说，我当被服厂厂长那些年，抽的烟最好就是‘大生产’，连‘墨菊’、‘恒大’都没沾过，你们可好，‘555，红塔山，这样的干部还一般’，娘的，一盒软中华多少钱，七十多块。我老头子活着时候说，到啥时候，有谁给咱送一条中华烟，我让你抽个够……嘿嘿，咱想腐一回败一把，也没那个机会呀！我老头子倒是在事业单位退的，可他没福气，没赶上长工资就死个球的啦！要是我死了多好，留着他……”

卜天宁一看顾彩鲜越说越多，越说越不知道往哪说了，赶紧上前拦住说：“顾厂长，就说到这吧，还有第二个问题呢……”

顾彩鲜说：“不行，第一个我还没说透呢。”

国宝材说：“时间不短啦，你要是还说，我可就说第八个了。”


顾彩鲜说：“你这倔老头子咋这么倔呢，怪不得找不着后老伴，都让你倔跑啦！”

国宝材说：“你这个妖道老婆子，你也找不着好老头，好老头都让你妖道死啦。”

郝明昌笑道：“那二位干脆并到一块得啦，谁也不嫌谁。”

全屋人都愣了一下，后来顾彩鲜和国宝材一左一右抓住郝





明昌，说你干啥这么糟践我们，老了老了你还让我们犯作风问题。拽着拽着把郝明昌的眼镜都拽掉了。卜天宁使挺大劲才拉开，并介绍说这是管后勤的郝明昌局长，你们住的房子都归他管，他才上任不久。顾彩鲜说：“是局长？”

卜天宁说：“是局长，郝明昌。”

国宝材说：“咋看不像好人呢？”

顾彩鲜说：“不像好人。眼下暗娼都不行，他来明娼（昌），哪能是好人。”

郝明昌擦着眼镜说：“胡说八道！我是繁荣昌盛的昌。”

卜天宁推他出去，小声说：“你别添乱啦，你一来我这更繁荣昌盛啦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卜秘，我这还有急事呢，今天上任的郑副市长的办公室怎么办？腾不出来呀。”

卜天宁说：“腾不出来也得腾，人家小郑是从中央机关来咱这艰苦地区挂职的，本来各方面条件就差，不能再差到连办公室都没有吧。机构改革怎么越改办公室越紧呢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这不明摆着嘛，一刀切，正处56岁。人倒是不在位了，可没退呀，办公室还是人家的。”

卜天宁叹口气说：“一个星期也不来一趟机关，可办公室还占着，这个事得研究研究咋办。要不然就成了不干活的占着地方，干活的没地方呆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太对啦，我那三个退下来的局长，一人一大间，三座大山似的把我挤库房里去了。”

卜天宁说：“嘿嘿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。不是人家响应号召提前离岗，哪来你的局长位子。你那库房改的办公室不错，知足吧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咱就是这命，打小在家就拣人家剩的穿，习惯啦。”

卜天宁说：“不管咋说，郑副市长的办公室必须落实，实



在不行，把我这套间拿出来给旁人。”


郝明昌说：“不行，挤谁也不能挤您呀，我去想办法吧。”

卜天宁还想说点什么，顾彩鲜追过来说小卜呀看来你真挺忙的，如果真是腾不出空来，我就简单给你说，房子的问题，是退当初的集资款，集多了，得退点；医疗费只能去找各单位，就算啦；门球场正建着，得快点，都半年了，连碎砖头都没拉走；旅游点门票，干脆回头我找旅游局，你给打个电话；去北京看升旗，想十月一日去，还得些日子；支部改选，是想把京戏小组的改到一块，活动起来方便……

卜天宁心里热乎乎的，他太知道顾彩鲜是个刀子嘴豆腐心。他还知道顾厂长这些年家里很是不顺，老头子去世后，惟一的儿子还得了脑瘤，折腾了好几年，钱花了不少，到了还是没了。也就是顾彩鲜心大，搁别人身上早支撑不住了。卜天宁诚恳地说：“老厂长，您说的这七件事，除头一件那是国家定的，我办不了，剩下那六件，我一定尽力办好。”顾彩鲜挤一下眼睛说：“你是全市的秘书长，不是我的办事员。我现在是他们的支部书记，不得不过来，你别太当真了，我知道你不好干。”卜天宁说：“有大家支持，我不难干……”往下就峰回路转了，顾彩鲜说咱们到了排戏的时候了，那七件事我都跟卜秘书长交待了，咱们走吧。除了国宝材，旁人没说啥抬脚便走。国宝材脖筋绷得鼓鼓地说：“我得说说我那第八条……”顾彩鲜说：“铡陈世美也不过三四条，你还能唱出八条，能耐得你吧！”大伙儿一起哄，硬把国宝材裹里边裹走了。

卜天宁有点发呆。低头一瞅，那盒中华烟连封都没启，还在桌子上放着，他拉开抽屉，里面还有两盒。他把小孙叫过来说那位顾厂长，你盯住，瞅没人时把这几盒烟给她。小孙问，“哪个顾厂长？”卜天宁说：“就是说软中华硬玉溪那个女的。”小孙抓起烟就追，卜天宁说找张报纸包上。小孙拽张报纸裹巴裹巴撵出去，在楼道里自言自语：“真牛呀，骂了人





还得烟……”

二

晚饭还得在外面吃，卜天宁还非得去不可。新来的郑副市长叫郑云如，是中央国家某机关的处长，列入了后备干部人选，派到这来挂职。市长司马良去省里开会前特别关照，一定要热情接待周到安排，郑云如所在的那个部这些年没少帮扶咱们了，这门富亲戚咱得走动好。故此，卜天宁亲自给招待处处长马长禄打电话，让他安排好郑副市长眼下的吃住，要给郑一个套间。马长禄开始还不情愿，说这会儿都到旅游旺季啦，一个套间一天能挣六七百块，市政府已经欠我好几百万我不敢要，但最好别让这立马能生钱的客房再搭进去。卜天宁当即严肃地说马经理你得继续讲政治顾大局，几百万接待费你不要，说明你已经讲了政治顾了大局，为全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了贡献……往下他还想说，可马长禄那头说秘书长我照办就是了，您快说晚饭吃啥吧。卜天宁笑了但没笑出声，依然严肃地对着话筒说让郝明昌和秦小芳跟你联系吧。卜天宁深知如何对待像马长禄这些实力派，跟他们有时你就得摆出架式来，千万别嘻嘻哈哈，那么着他就不把你的话当回事了。权威这时该使就得使，别说马长禄，就是牛长禄，你也别牛，那招待处也不是你自家开的，你不干还有别人干。这是你敢跟他严肃的原因所在。

本来应找位副市长陪着，但都有事，来不了，所以，在高档包间吃饭时卜天宁先说：“真对不起，这两天市长‘吃紧’，只好由我代表。郝局长、马处长、秦主任，让我们共同欢迎郑云如郑市长来我市工作。”

郑云如气质特棒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家出身。郑前些日子来过，这次是正式上任。郑小声细气地说：“我没在基层工作



过，往后得请秘书长和各位多多关照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哪里哪里，你还得关照我们。我们这儿穷，条件不好，多数县还是贫困县，这些年你们部帮了我们大忙啦，我以前在县里，没少往下分你们拨来的救济款……”

卜天宁瞪郝明昌一眼，郝没反应。秦小芳这会儿眼不那么肿了，她立刻偷偷踩了郝明昌一脚，举杯说：“为了能和郑市长在一起工作，我们干一杯。”

郑云如翘着小指头，很优雅地把酒杯举起来，象征性地往嘴唇一碰。卜天宁上回跟她在一起吃过饭，知道她不喝酒只喝饮料。卜天宁就说：“给郑市长上饮料吧。”

服务员说都准备好了，是要雪碧还是露露还是椰子汁。马长禄下巴一摆，就把服务员摆墙根站着去了。马长禄拍着胸脯说：“郑、郑市长，您不远千里，来到我们这受苦受累，这，这是什么精神？什么精神……明昌，你说呢？”

郝明昌咽下酒吸口气说：“我说……那个，起码也是白求恩精神吧……”

马长禄逞能说：“白，白求恩是外国人，郑市长跟咱们……都是龙的子孙，是龙的精神……龙的子孙不喝酒哪行。郑市长，您别客气，想喝什么酒，跟我说。我这别的不行，但吃喝你叫不住我，你说吧，是五粮液还是茅台、酒鬼……”

卜天宁悄悄问郝明昌你俩喝酒来着。郝明昌说来个战友，我们一起喝到四点半，十个人喝了八瓶。秦小芳说你还好意思说呢，怪不得那卖沙发的老板找了你一下午都没找着。郝明昌说没找着那只能证明咱水平高，我上任四十天，跟那老板除了二十套沙发，合两天一套，怎么样，机关办公设备改善了吧。卜天宁急忙朝他俩摆摆手，意思是这点家丑就别在这往外端啦，再端就把自己端出来了。司马良市长是从旁的市交流过来的，来了些日子跟卜天宁说原先光听说咱这困难，没想到竟是这么困难；原先光听咱这干部实在，没想到这么实在。比如，





市政府那些沙发还都是二十多年前那些大弹簧的皮沙发，坐时找不好地方就硌屁股。再有就是干部一谈工作就把自己的老底都抖出来，包括如何把过去评上的小康县想方设法变成贫困县的细节，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卜天宁心里说一个领导一个作风，上任市长讲勤俭怕花钱，重用讲大实话的干部，结果倒是把干部队伍整得比较干净比较实在，但也培养出一些特抠唆傻实在的好人。郝明昌原先在县里任副书记，他爹是木匠，他休息时自己钉椅子，领导一看这干部好呀，管机关事务准会节省，就把他提上来。他上任后还找人要把旧沙发的弹簧重新绑一遍，卜天宁说你咋没把建国初期用剩的办公桌油一遍，你快给我换新的，没钱你赊着，告诉老板官是流水衙门是铁的，人民政府早晚给你钱……

卜天宁心想人家郑云如不喝也好，快点散了我好回家歇歇。可马长禄却没完没了耍牛气。卜天宁说郑市长不喝就算了，别为难人家。不料郑云如微微一笑说：“既然你们不把我当外人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我喝酒，但不喝白酒、果酒、啤酒……”

卜天宁心提起来，赶紧瞅马长禄，意思是你傻瓜别往下接。马长禄根本没反应过来，顺着就说：“那您喝洋酒？”

郑云如说：“对，我一般喝点人头马什么的，加冰，掺点水。”

马长禄说：“人，人，人头马？”

郑云如说：“没有吧？没有来点法国白兰地也行，只是口味有点酸，不知你们能喝习惯吗，喝长了也行。”

秦小芳说：“我喝什么酒都是一个味儿。”

郝明昌说：“我是二锅头的命。”

卜天宁说：“那就拿瓶白兰地。马经理，你还有啥好东西，该拿快拿出来吧。”

马长禄打个激灵，说这屋空调有点冷，就亲自出去拿酒，



回来真拿来一瓶印着外国字的酒。郑云如认得外文，看着说还行吧，是真的，就让服务员起塞倒上，折腾了好一阵，这才重新吃。但郑吃得极少，卜天宁说往后你想吃什么就跟马经理说，秦小芳说您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。郑云如好感动，就和各位碰起杯来，喝得挺冲。渐渐的就扔了脸上身上的那股文静劲，也大说大笑起来，管秦小芳叫妹子，还说那首歌里的小芳原型是不是你。郝明昌说她比那个小芳命苦，没有知音哥哥的爱，是迷迷糊糊度过那个时代。秦小芳说郝四眼你那时也不咋着，还穿开裆裤吧。马长禄说其实我最命苦，我才生下一个月，我爸去口外给生产队买牲口，正赶上部队演习，他钻靶场里去啦，让坦克炮弹给崩没影啦……郑云如也来了劲，说我更不容易，我出生在“五七”干校，我父亲“文革”前是副部级，我母亲是正局级，那会儿我爸喂猪我妈在食堂做饭，我七岁之前没见过火车……卜天宁心里说我十八岁才去了一趟县城，您跟我们这些山沟里出来的比别的都行，千万别比命苦，我奶低指标饿死时，就想喝口玉米面糊糊……

秦小芳说：“哎哟，挺好的日子，咱们怎么开起忆苦会来了。郑市长，吃吃我们当地的特产，蘑菇蕨菜，还有细鳞鱼……还有甲鱼，个挺大呀……”

刚端上的清蒸甲鱼个大足有二斤多。卜天宁介绍说这二斤以上的甲鱼就有讲究了，人工饲养也好野生的也罢，甲鱼到二斤就不多见了。这么大的甲鱼背部有根小骨头，名叫牙签，细长，一头还有小勾，这东西剔牙最好，扎了牙床不出血。郑听了就要那牙签，卜天宁就用筷子翻，可翻来翻去没有。卜天宁觉得脸上无光，就问马长禄：“你这王八咋长的？个挺大，怎么没有那东西？”

马长禄个高一米八，他说：“谁知道呀，下锅前做个B超好啦……”

郑云如笑得前仰后合，捂着肚子说：“跟你们在一起真快

秘书长

